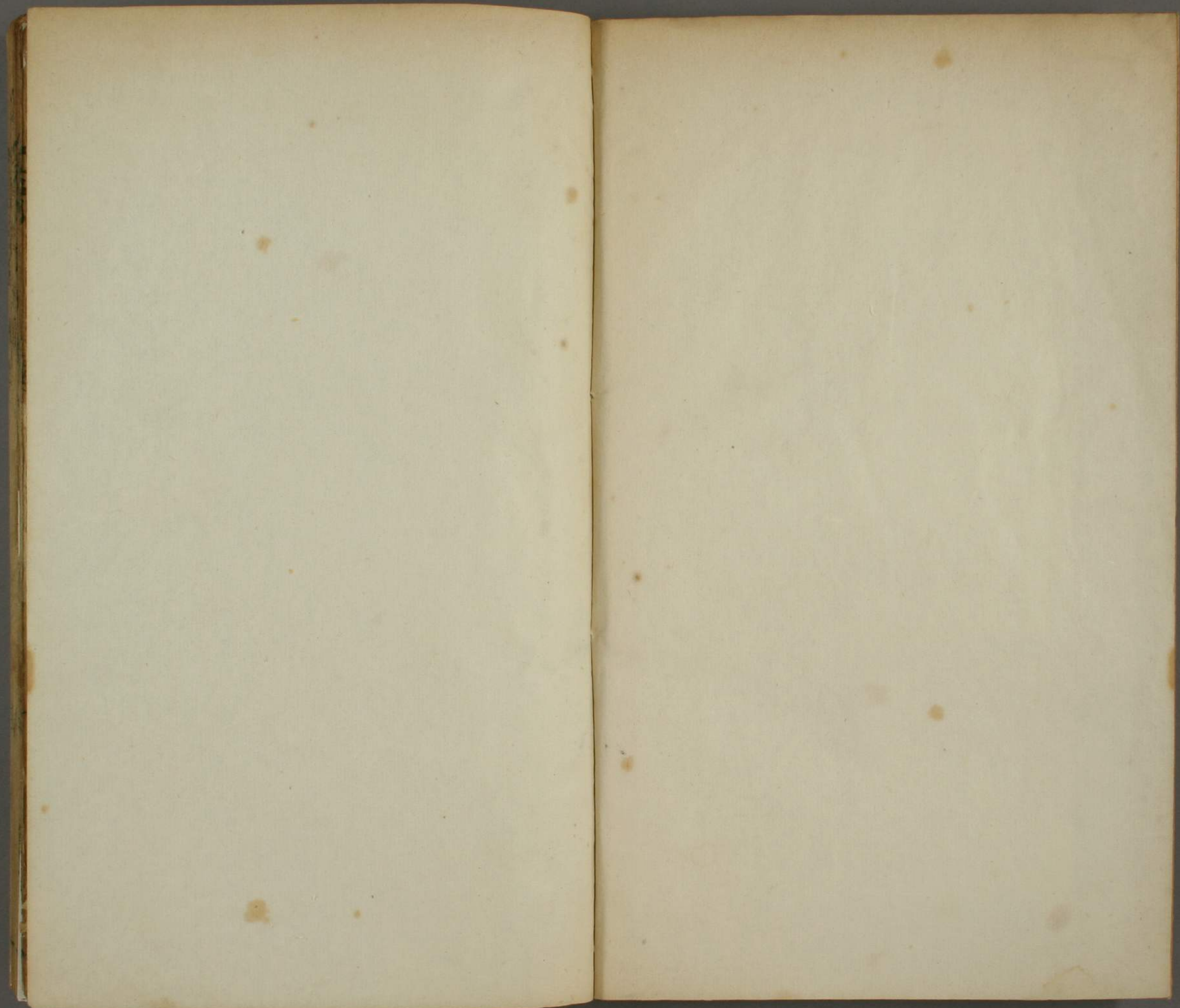


特別
Λ21
2747
1





イ

今古奇觀

第一



乾 隆 丙 午 年 重 訂

金聖歎先生評

# 新鐫繡像今古奇觀

浙省會成堂梓行

昭和十年一月十二日

今古奇觀序

小說者正史之餘也茲列所載化人

傴僂丈人昔事不列於史穆天子四

公傳吳越春秋皆小說之類也開元

遺事紅線無雙香丸隱娘諸傳輟車

奇堅各誌名為小說而其文雅馴閭

21  
2747  
1-16

閻罕能道之優人黃循倬敬新磨著  
搬演禱劇隱諷時事、屬烏有雖通  
於俗其本不傳至有宋孝王以天下  
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  
回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  
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諱後之  
嚼蠟殊不足觀元施羅二公大賜斯  
道水滸三國奇、正、河漢無極論  
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廂傳奇號四大  
書厥觀偉矣迄于我 明文治幸新  
作者竟爽勿論廊廟鴻編即稗官野  
史卓然實絕千古說書一家亦有篇

門然金瓶書麗貽譏于誨淫西遊西  
洋逞眩於畫鬼無凶風化矣取連篇  
墨態齋增補平妖窮二極爰不芻本  
束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至所纂喻  
世警世醒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  
岐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扶  
新洞心賊目而曲終奏雅於厚俗即  
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  
兩刻頗費蒐獲足供談麈合之共二  
百種卷帙浩繁觀覽難周且羅葺取  
盈安得事皆奇辟如印累七授若  
美雅公選之世寧在二具臣充位

序  
余擬扶其九百回重加繡梓以成巨  
覽而抱瓮老人先得我心選刻四十  
種名為今古奇觀夫層樓海市燄山  
火井觀非不奇然非耳目經見之事  
未免為疑冰之蟲故夫天下之真奇  
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義禮智  
謂之常心忠孝節烈謂之常行善惡  
果報謂之常理聖賢豪傑謂之常人  
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  
多顯常人不常見則相與驚而道之  
聞者或悲或嘆或喜或愕其善者知  
勸而不善者亦有所慚怩悚惕以共

成風化之美則夫動人以至奇者乃  
 訓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閭閻之務  
 不通于廊廟裨黜之語不符于正史  
 若作吞刀吐火冬雷夏冰倒觀是引  
 人雲霧全無是處吾以望之善讀小  
 說者 姑蘇咲花主人漫題

重鐫繡像今古奇觀目錄

姑蘇 抱甕老人輯  
 咲花主人閱

- 第一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 第二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 第三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
- 第四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 第五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 第六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 第七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 第八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九卷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

第十卷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第十一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第十二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第十三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第十四卷

宋金郎團圓破醴筵

第十五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第十六卷

李沂公窮邸遇俠客

第十七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第十八卷

劉元普雙生貴子

第十九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第二十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二十一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第二十二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第二十三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第二十四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第二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第二十六卷

蔡小姐忍辱報讐

第二十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第二十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第二十九卷

懷私怨狠僕告主

第三十卷

念親恩孝女藏兒

第三十一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第三十五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五歲朝天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合芙蓉屏

第三十八卷

趙縣君喬送黃柑子

第三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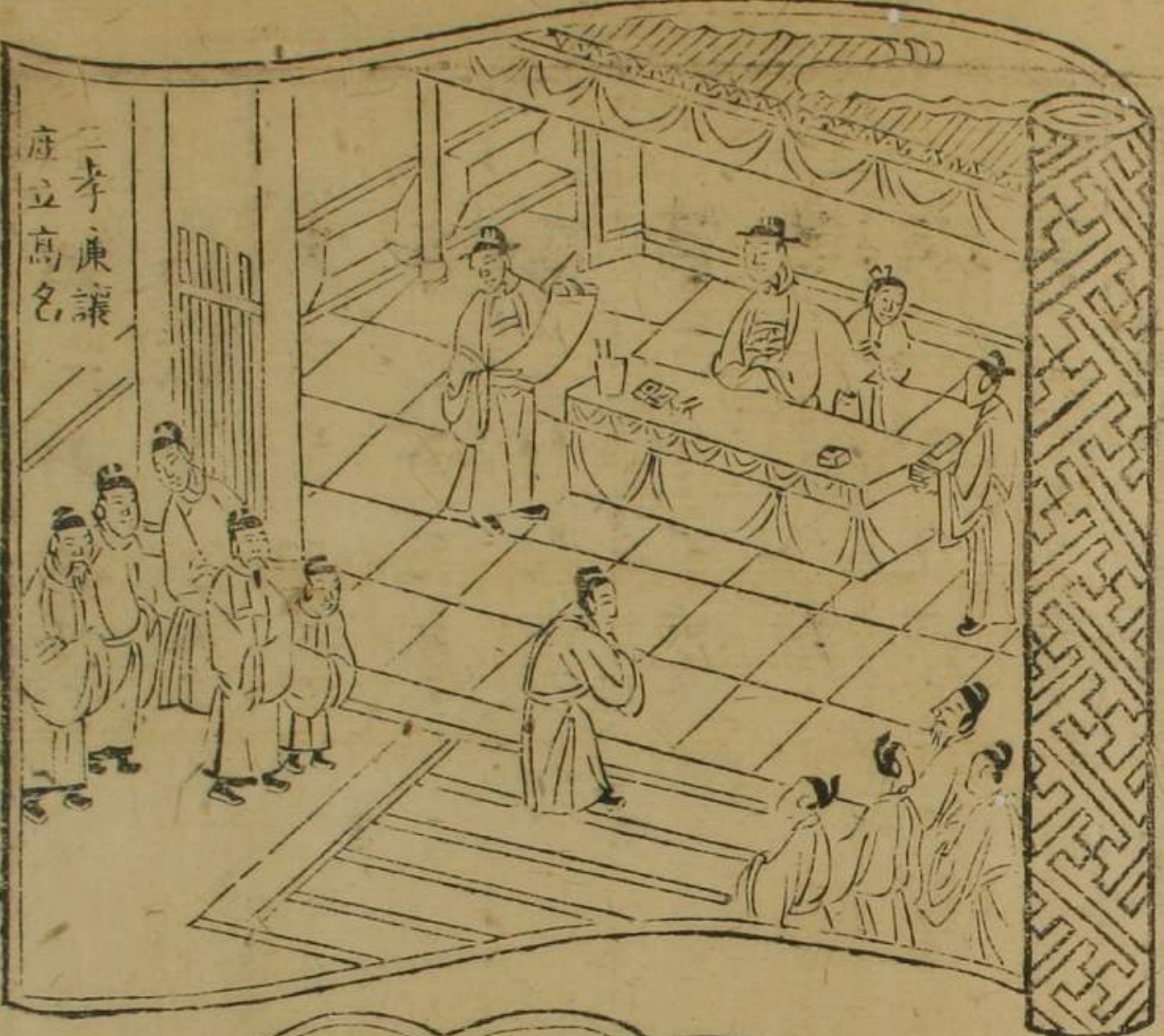
誇妙術丹客提金

第四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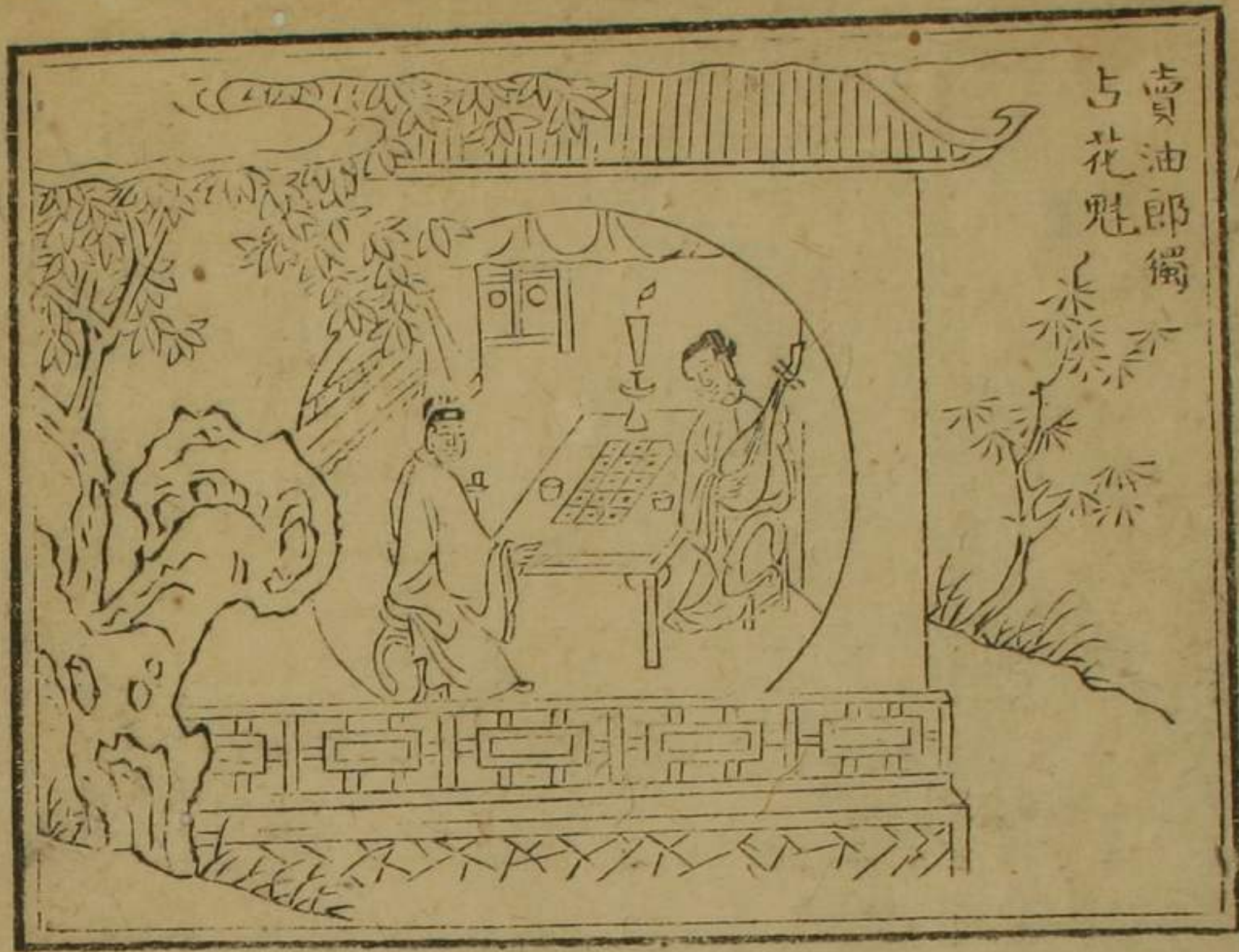
逞多財白丁橫帶

重鐫繡像金瓶梅觀目錄

卷終







賣油郎獨占花魁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



羅國長女晚逢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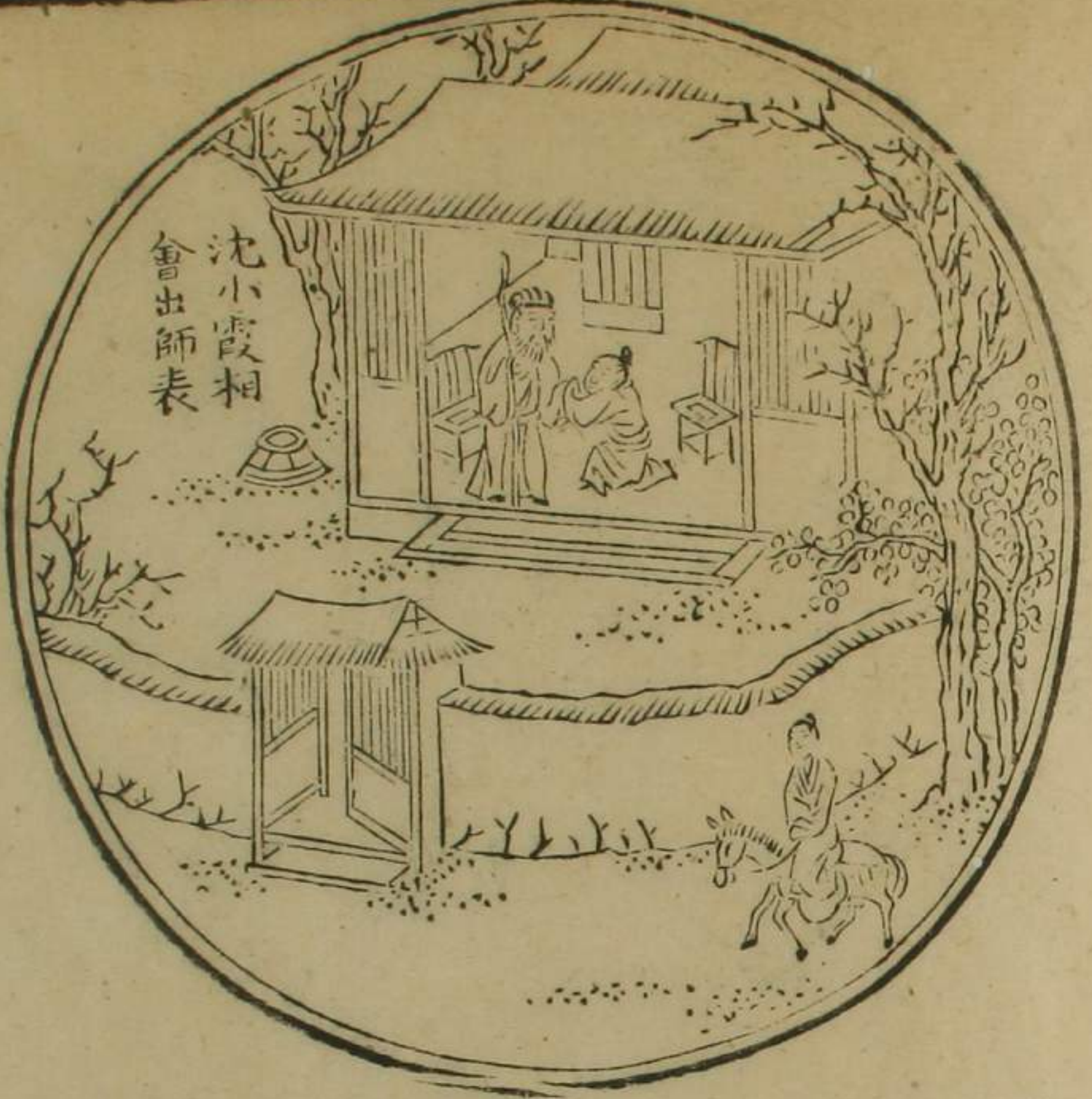


看財奴司買冤家主

三才圖會



吳衍安棄家贖友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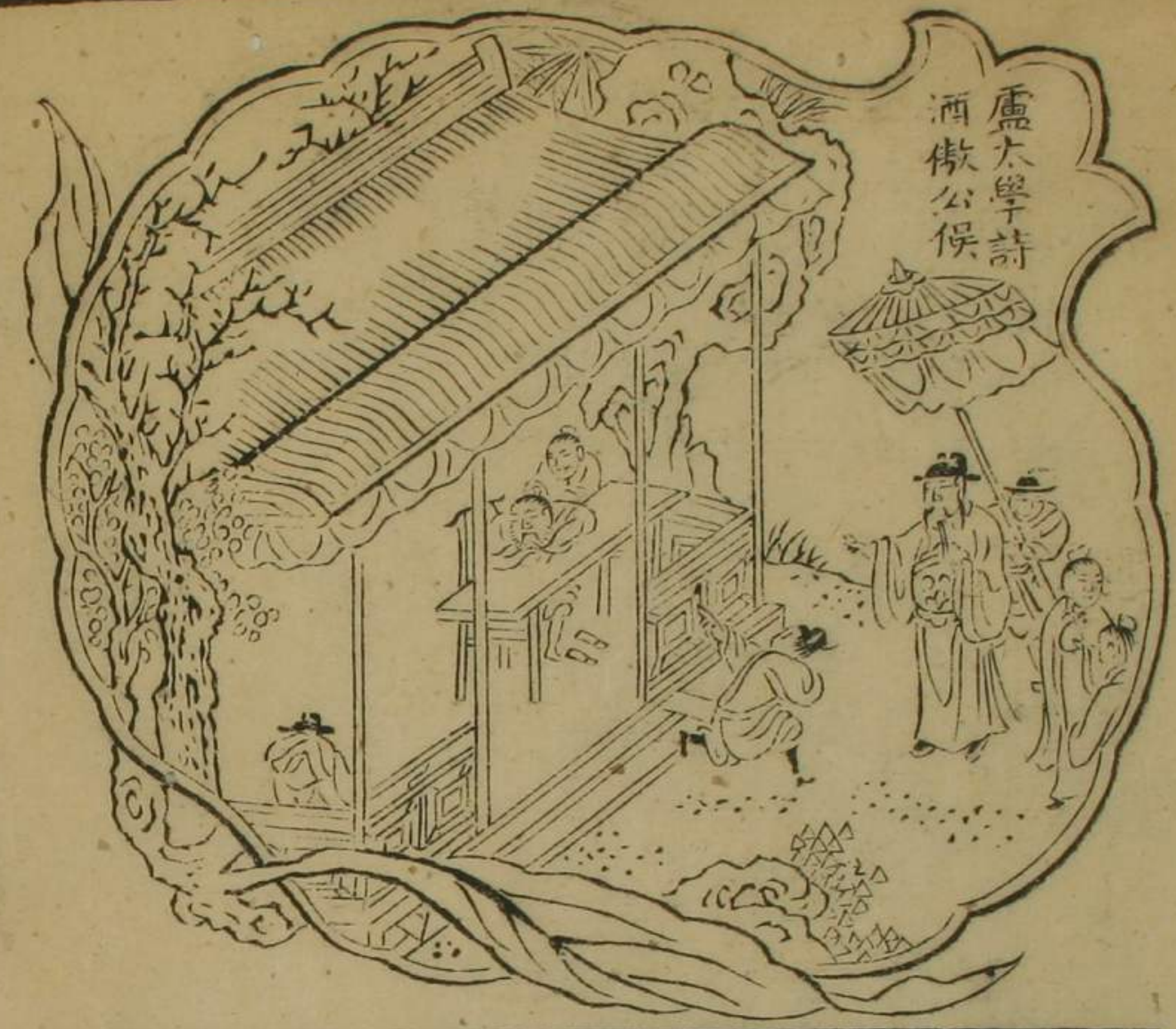
羊角哀捨命全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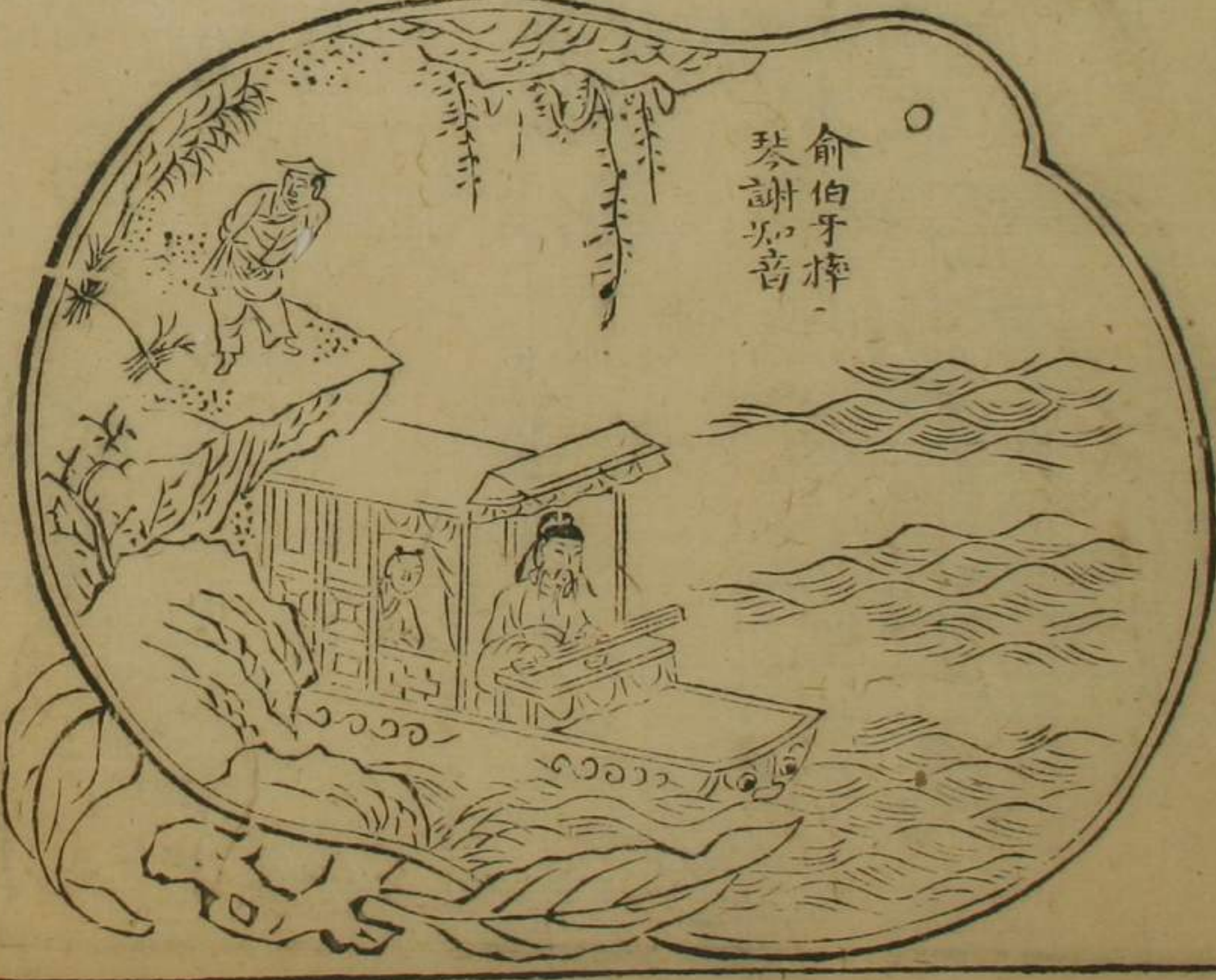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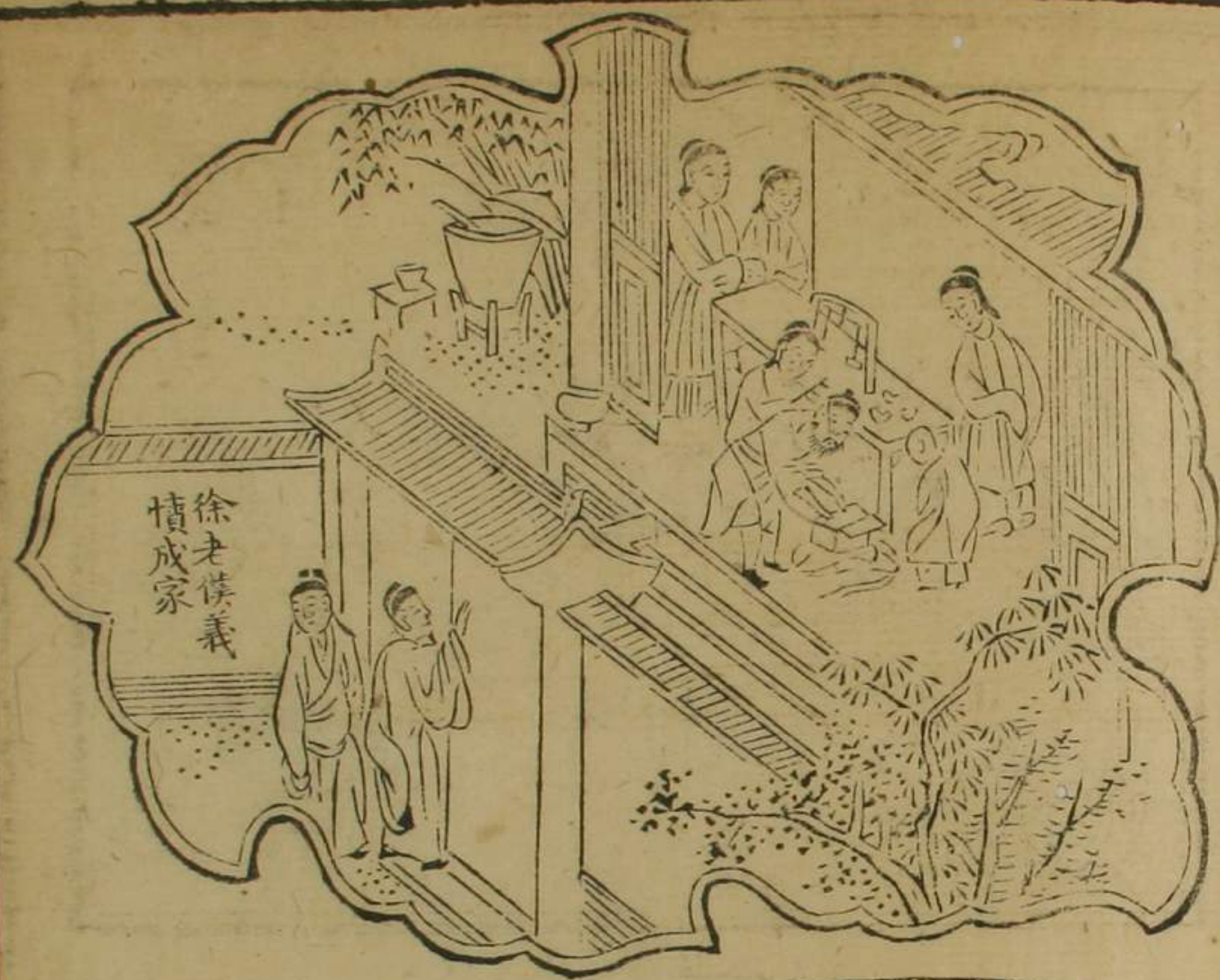
宋金郡還擊團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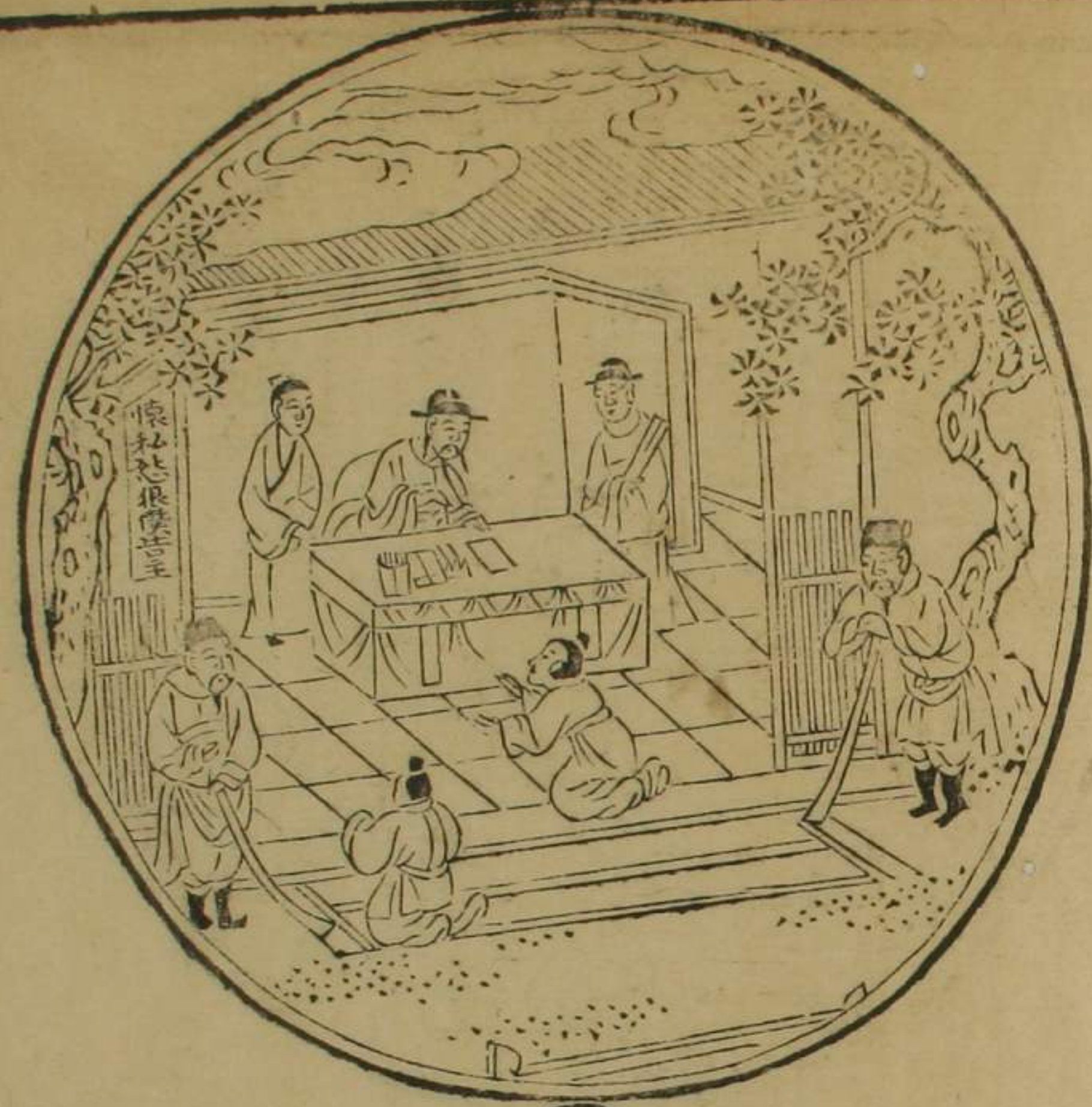
吳興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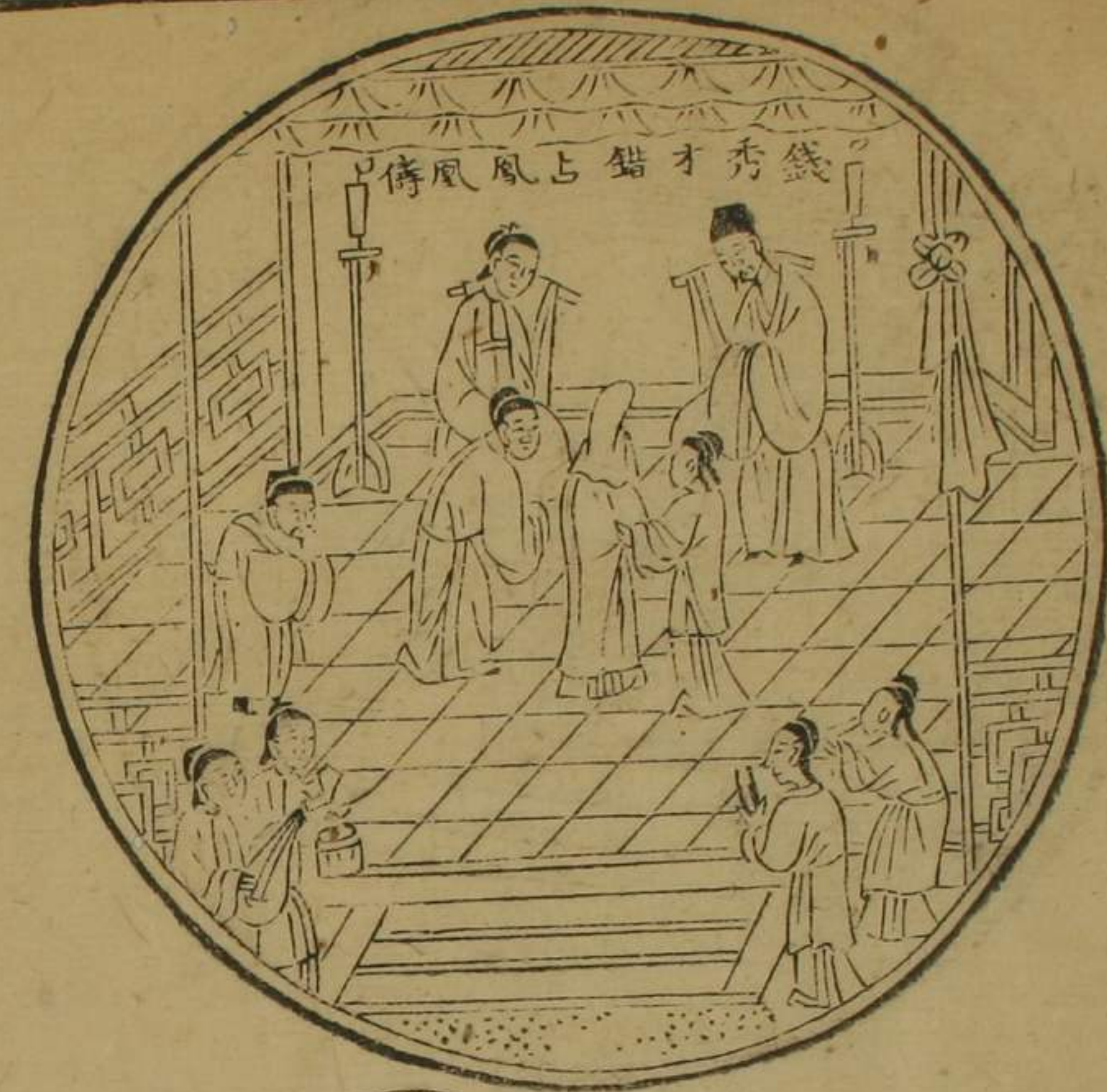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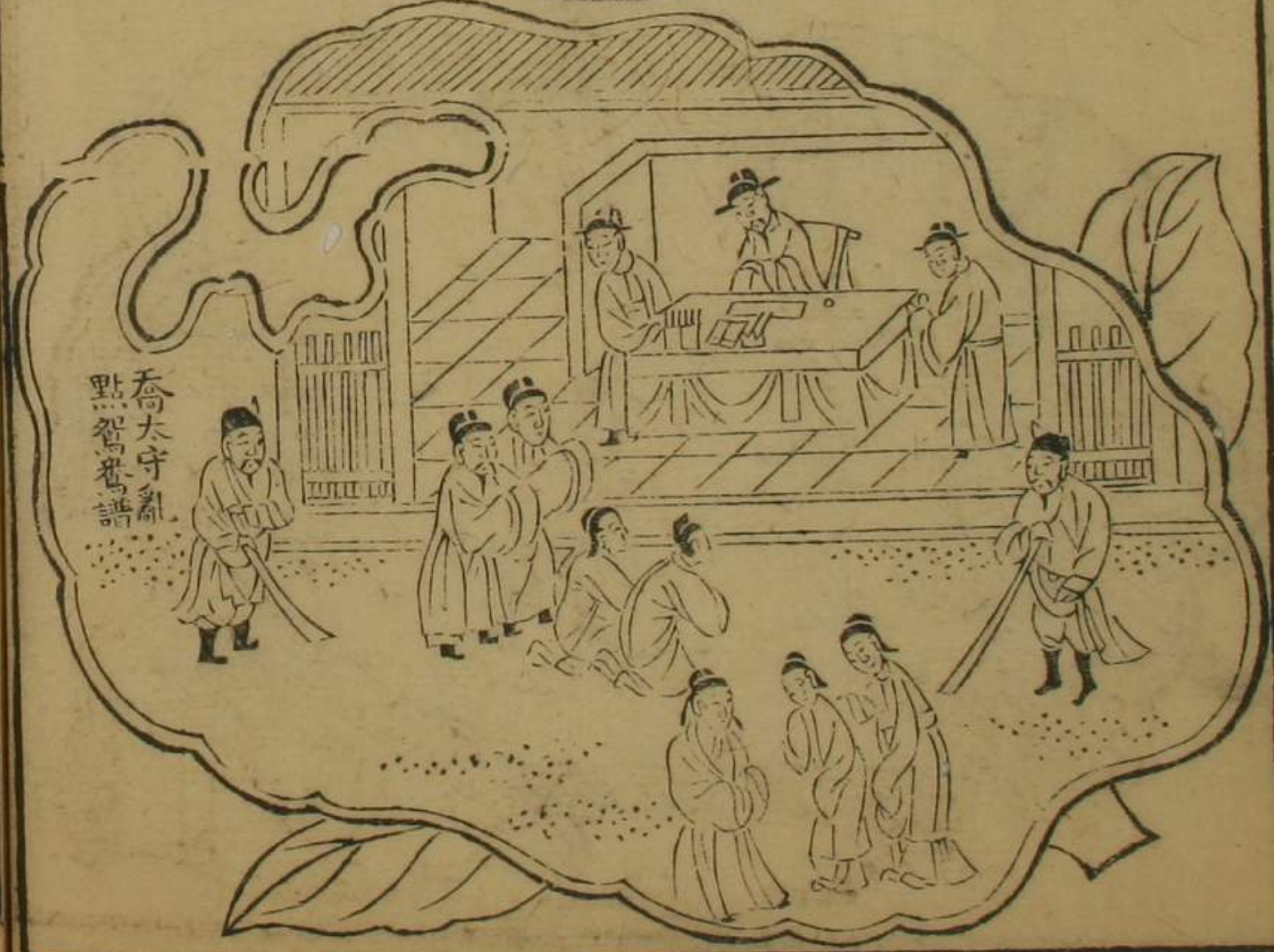
懷社甚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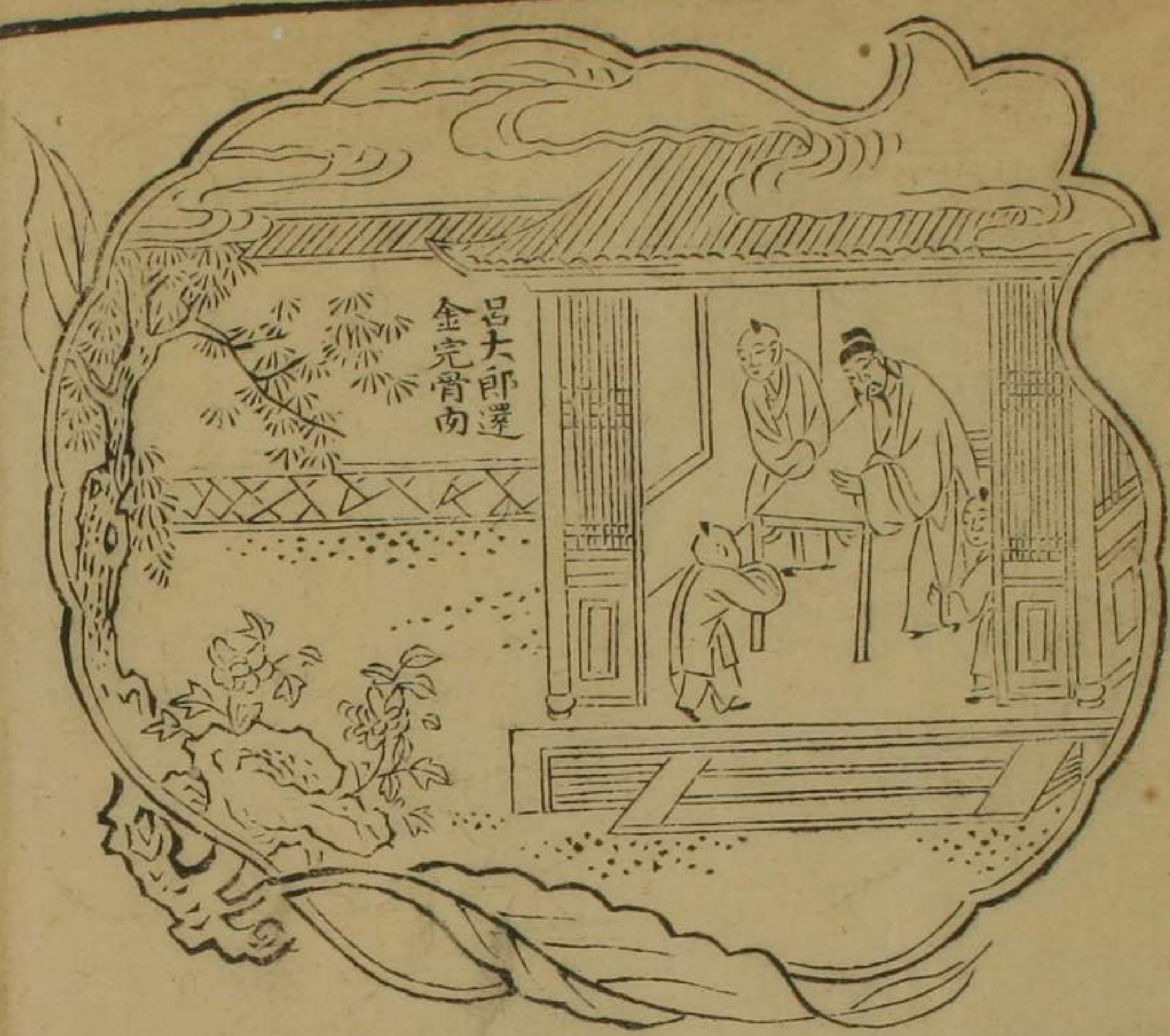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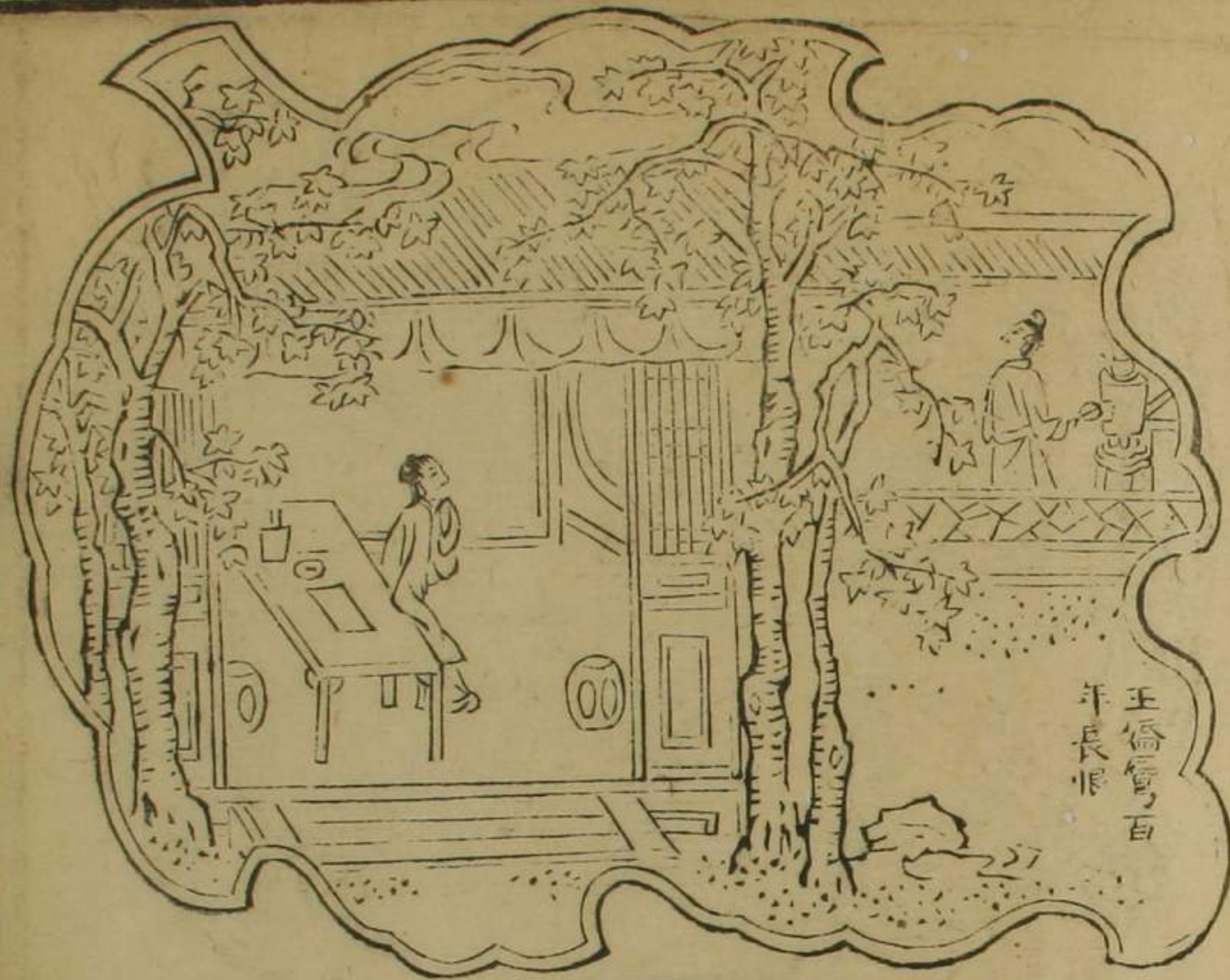
倚風風占錯才秀錢



女藏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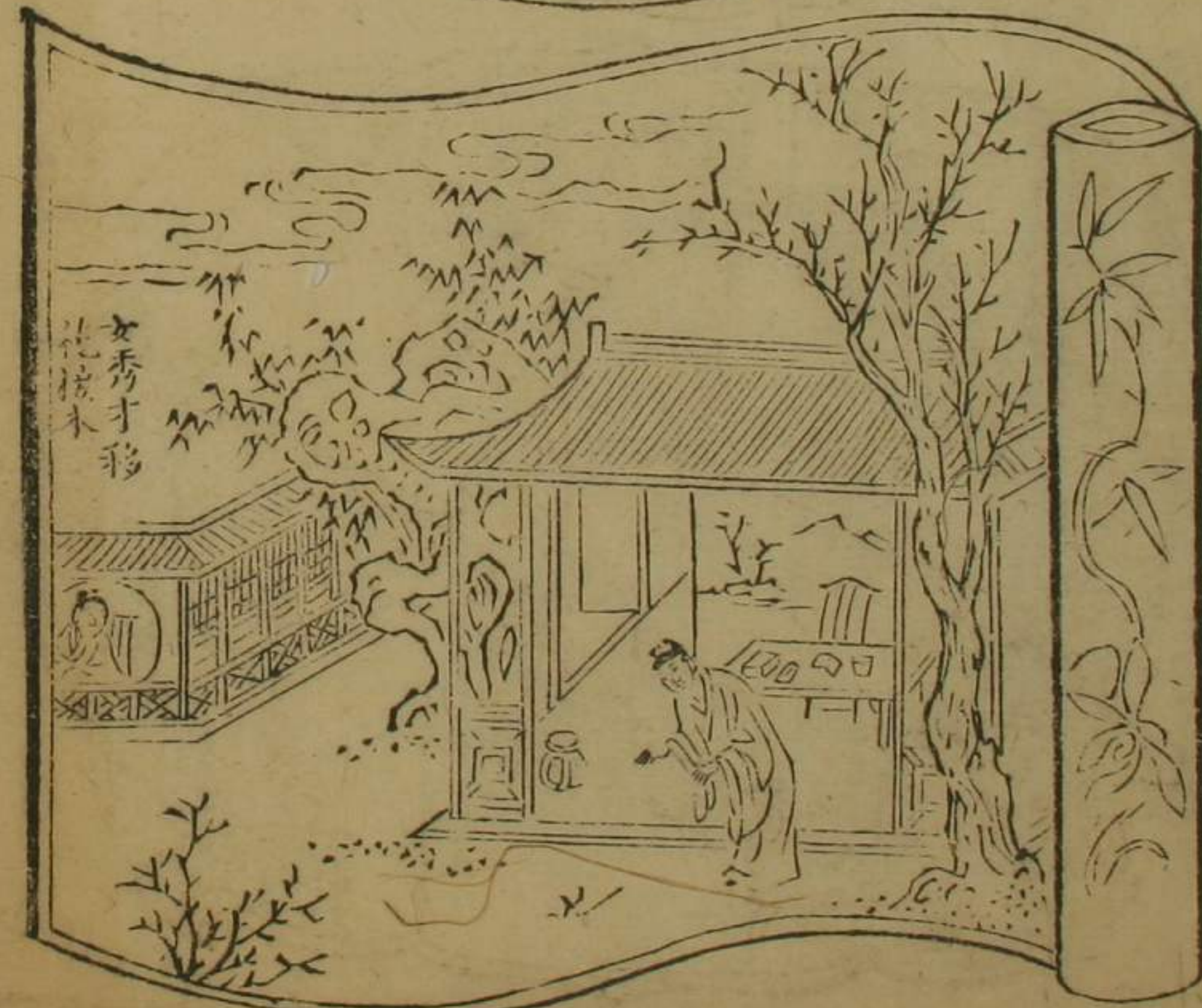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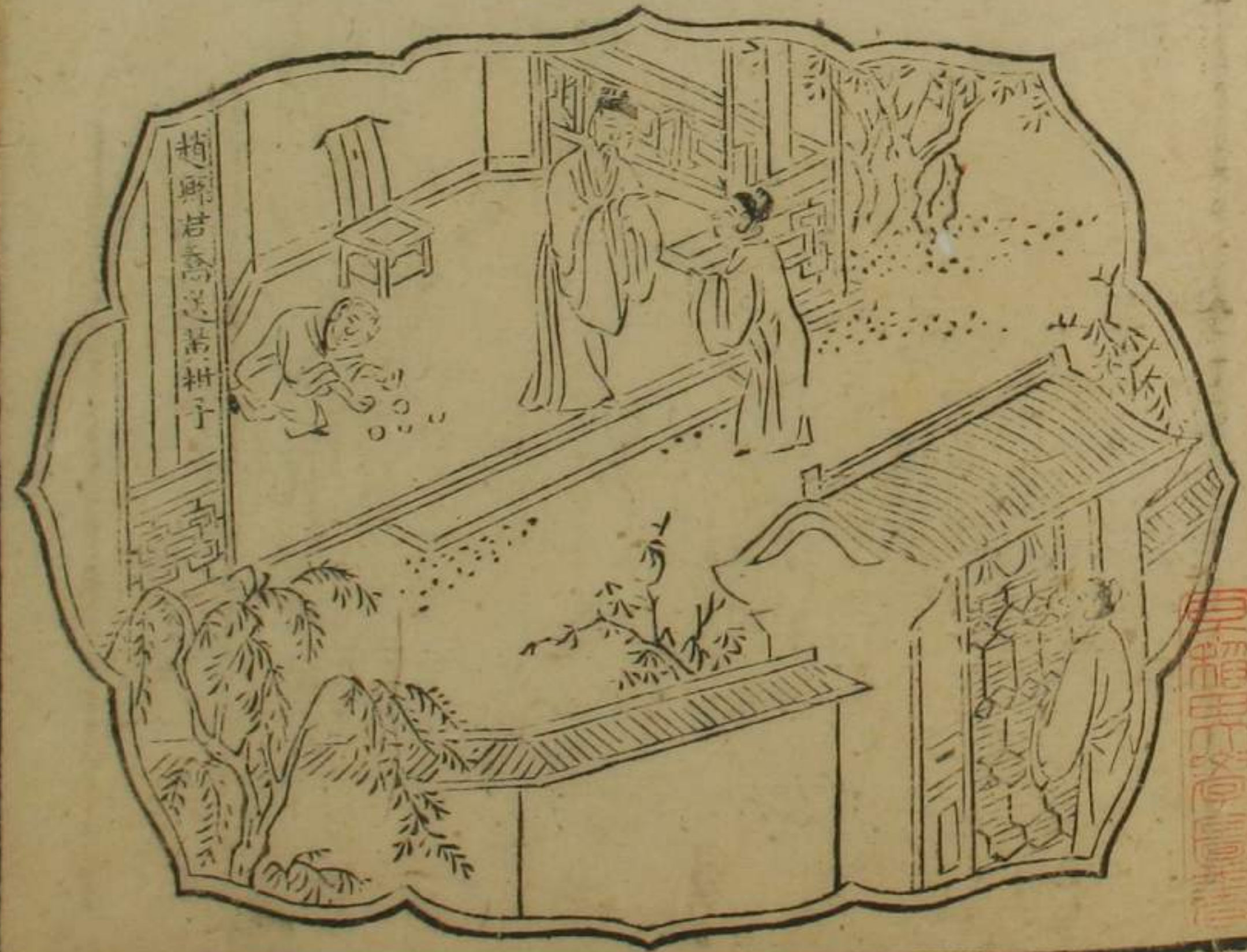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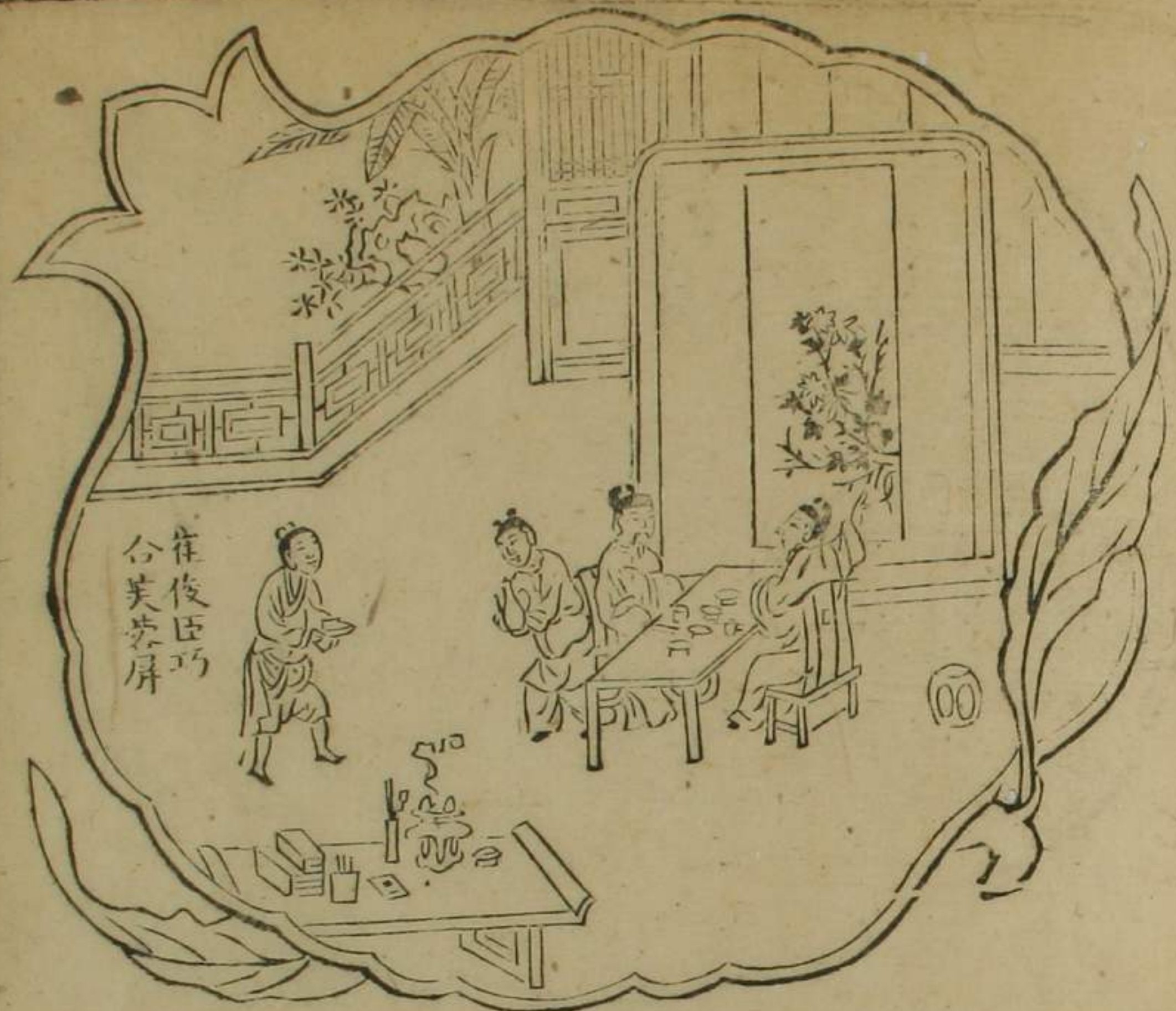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皇朝





東坡先生



詩姑街丹  
容提金



第一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荊枝下還家日

同氣從來兄與弟

花萼樓中合被時

千秋蓋詠豆其詩



這首詩為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著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  
 一一分剖第一句說紫荊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  
 人從小同居合費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  
 妯娌和睦並無間言惟第三的年小隨著哥嫂過日後來長  
 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為人不賢恃著自己有些粧奩  
 看見夫家一鍋裏煮飯一桌上喫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  
 私房要喫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攬掇公室錢

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散場若還家道消之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爲有理央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荊樹積祖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析居這樹歸著那一個可惜正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了田大至公無私議將此樹砍倒將粗本分爲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秤分開商議已妥只得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個兄弟同去砍樹到得樹邊看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大哭兩個兄弟道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想我兄弟三人產於一姓同爺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爲三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不如樹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願依舊同居合爨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出怨言田三要將

妻逐出兩個哥哥再三勸住三嫂羞慙歸房自縊而死此乃  
白作孽不可活這話悶過不題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荊樹  
再來看時其樹無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  
前更加爛熳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了各人嗟訝不已自此  
田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証

紫荊花下說二田

人合人離花亦然

同氣連枝原不解

家中莫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花萼樓中合被時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城中大  
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家宗室  
因爲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兵誅之遂卽帝位有五  
個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  
詩經棠棣之義名曰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又製成大  
幔名爲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  
有詩爲証

羯鼓頻敲玉笛催

朱樓宴罷夕陽微

宮人秉燭通宵坐

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千秋羞詠豆萸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  
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時最所寵愛幾遍欲  
立爲嗣而不果曹丕銜其舊恨欲尋事故殺之一日召子建  
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曾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  
成詩一首如若不成當坐汝欺誑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  
已成中寓規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丕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証

從來寵貴起猜疑

七步詩成亦可危

堪歎釜其仇未已

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兩三個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這般話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樓中諸李隨你不利順的弟兄聽著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

須讀古人書

這故事出在東漢明帝年間那時天下又安萬民樂業朝有

梧鳳之鳴野無谷駒之歎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雖則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爲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勢州縣考個童生還有幾千封薦書若是舉孝廉時不知多少分上鑽刺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時法度甚妙但是舉過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罪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且說會稽郡陽

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雙亡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奈門戶單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晉年方七歲都則幼小無知終日趕著哥哥啼哭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耕田種圃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勝耰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個小兄弟坐於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於家廟之前痛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俛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首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緣是晝則同耕夜則同讀食必同器宿則同床鄉里傳出個大名都稱為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正是

陽羨許季長

耕讀書夜忙

教誨二弟俱成行

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為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勸駕許武迫於君命料難推阻分付兩個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之時不可憐惰廢業有負先人遺訓又囑付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個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業囑付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僱了腳力登車只帶一個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



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孝弟許武之名爭來拜訪  
識荆此時望重朝班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  
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二人年皆強  
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爲兄之道況我家世耕讀僥倖  
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爲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  
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我兩個兄弟娶了貧賤人  
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  
我不可不防其漸也腹中雖如此躊論却是說不出的話只  
得權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  
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况許武精於經術朝廷有大  
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証今議論悉中窾  
要但是許武所議衆人皆以爲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爲重不  
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  
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還家省視遂上疏  
其畧云

臣以菲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逸古語  
有云人生百行孝弟爲先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父母早  
背城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  
乃缺其二願賜臣假暫歸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尙可鞭  
笞奔馳有日

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傳衣錦還鄉復賜黃金二十斤  
爲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俱於郊外送行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

爭誇白屋出公卿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納還官誥只推有病不願爲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進退許晏許晉應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數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武於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個兄弟定親自已方纔娶妻續又與二弟婚配約莫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割首取廣宅自己說道吾位爲貴臣門宜榮戟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得竹廬茅舍

足矣又闢田地之籍凡良田悉歸之已將疏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賓客衆盛交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以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兩個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至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衆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幾個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個心直口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公道話與兩個小兄弟做喬主張其中有一個老成的背地裏捏手捏脚叫他莫說就以

此罷了。那叫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疎不問親，你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又嘔這開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個主張，却不是好。正是：

事非干已休多管

言不投機莫強言

原來許晏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爲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衆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晏許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以此爲常。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爲，都可憐他兩個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個假孝廉，許晏許普纔是個真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諾，並不違拗。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里中傳個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晏許普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出口錢。  
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守茅簷。  
假孝廉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鎌。  
真爲玉，假爲瓦。  
瓦登

厦王拋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縣縣令平昔已知許晏許普讓產不爭之事又值父老公舉他真孝真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舉薦縣令親到其門下車投謁手捧玄纁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晏許普謙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本分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詔別了哥嫂乘傳到於長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有問道卿是許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詔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季弟之名卿之廉讓有過於兄朕心嘉悅晏普叩頭道聖運龍興闢門訪落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晏臣普為不肖有溷聖聰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訓兢兢自守耕耘誦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不能及兄武之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謙德即日俱拜為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朝稱為廉讓忽一日許武致家書於二弟二弟折開看之書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屢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

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召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於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具高異日更下詔徵之或訪先朝故事就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使道歸省則陛下有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意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卽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吾何敢當教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拜奠了畢隨卽設宴遍召里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聲勢赫奕聞他呼喚那個敢不來況且加個請字那時衆父老來得愈加整齊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都道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先比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叫一句長文公那兩個兄弟又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貴鄉尊故舊依舊稱哥許武道下官此席專屈諸鄉親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盃方敢奉聞衆人被勸依次飲訖許武教兩個兄弟次第把盞各敬一盃衆人飲罷齊聲道老漢輩承賢昆玉厚愛借花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人亦各飲訖衆人道適纔長文公所論金玉之言老漢輩拱聽已久願得示下許武疊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

句使聽者毛骨聳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鵬

河伯不知海若

聖賢一段苦心

庸夫豈能測度

許武當時未曾開談先流下淚來嚇得眾人驚惶無措兩個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著晏普道只因為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冒不韙之名有玷於祖宗貽笑於鄉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眾人觀看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眾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育兩個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徵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倡為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強奴健婢悉據為己有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卿官方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我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為兄的向來心迹也教眾鄉尊得知眾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生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能窺測齊聲稱歎不已只有許晏許普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倖得有今日誰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

上有累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盛德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合該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兄長掛念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况且宦情已淡便當老於耨鋤以終天年二弟年當力疆方司民社直資莊產以終廉節晏普又道哥哥為弟輩而自污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貪夫子不惟玷辱了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則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道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

食其言了况近聞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為愈耳人皆服其高見再說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約各將印綬納還奔回田里日奉其兄為山水之游盡老百年而終許氏子孫昌茂累代衣冠不絕至今稱為孝弟許家云後人作歌歎道

今人兄弟多分產	古人兄弟亦分產
古人分產成弟名	今人分產但鬪爭
古人自污為孝義	今人自污爭微利
孝義名高身并榮	微利相爭家共傾
安得盡居孝弟里	却把鬪牆人愧死

一段美意。依老漢輩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見兄弟恭各盡其道。他三個兀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挺身向前，厲聲說道：「吾等適纔處分，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遜，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待老漢與你分割。許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憑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狹，以所在粟帛之數補償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僮婢亦皆分派。眾父老都稱爲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爲歉，欲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爲義莊，以贍鄉里。許晏許普聞知，亦各出已產相助。里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號來道：



是

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義莊瞻鄉里嗚呼孝廉誰可比

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携妻小赴任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爲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爲孝弟里後來三公九卿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兩弟在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應詔是自

第二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也須陰騭兩相扶

時人不解蒼天意

枉使身心著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名喚王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年方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可做嫡女看成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

禮置下莊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負吾言囑罷氣絕殯  
葬事畢王奉將姪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忽一  
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華生  
得粉臉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玉孩童蕭雅一臉麻子眼  
眶齒齷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致的  
越覺美玉增輝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況且潘華衣服炫  
麗有心賣富脫一套換一套那蕭雅是老實人家不以穿著  
爲事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裝世人眼孔淺的多只有皮  
相沒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個不欣羨潘小  
官八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顛唇簸嘴批點那飛天夜叉  
之醜王奉自己也看不過心上好不快活不一日蕭別駕卒  
於任所蕭雅奔喪扶柩而回他雖是個世家累代清官家無  
餘積白別駕死後日漸消索潘百萬是個暴富家事日盛一  
日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想道蕭家甚窮女婿又醜潘家  
又富女婿又標致何不把瓊英瓊真暗地兌轉誰人知道也  
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已定到臨嫁之時將瓊  
真充做侄女嫁與潘家哥哥所遺衣飾莊田之類都把他去  
却將瓊英反爲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爲醜自己薄薄備些  
粧奩嫁送瓊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後那  
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鬪賭爲事父親累  
訓不從氣憤而亡潘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  
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土俱無丈人屢欠周

今古奇聞 卷二  
給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濟結末迫於凍餒瞞著丈人要引  
渾家去投靠人家爲奴王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真接回家  
中養老不許女婿上門潘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勤  
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尚書地位瓊英封一品夫人  
有詩爲証

目前貧富非爲准

久後窮通未可知

顛倒任君瞞昧做

鬼神昭鑒定無私

看官你道爲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止爲世人只顧眼前  
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  
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走哩還是平日行善  
爲高今日說一段話本正與王奉相反喚做兩縣今競義婚

孤女這椿故事出在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  
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  
者還有幾處其是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南漢劉晟

北漢劉晟

南唐李昇

蜀孟知祥

那三鎮

吳越錢鏐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

單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  
一個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流寓建康四旬  
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  
隨任那官人爲官清正單喫德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

決雪寃理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於膝上教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蹴鞠百般頑耍他從旁教導只爲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兒爲戲養娘一脚踢起去得勢重了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在地穴裏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攬他不著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兒石壁道且住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毬兒自走出來麼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卽叫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壁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毬智意過人不勝之喜閒話休敘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誰知命裏官星不現飛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時已燒損官糧千餘石那時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軍糧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卽行處斬只因石壁是個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削職要他賠償估價其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家私變賣未盡其半石壁被本府軟監追逼不過鬱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口少不得著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

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審出寃情，將他釋放。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効。一向在外爲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縣身死，卽往撫尸，慟哭備辦衣衾棺木，與他殯殮。合家掛孝，買地塋葬。又聞得所欠官糧尚多，欲待替他賠補了。又怕錢糧干係，不敢開端惹禍。見說小姐和養娘發出着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他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硃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到判了五十兩，却是爲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秀美，可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賈昌並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卽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

縣家財人口變賣，都盡上官。只得在別項挪移賠補。不在話下。却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大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麼人，買他歸去，必然落於下賤。一路痛哭不已。養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月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妻子相見，對妻子說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是伏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此身死於縲紲。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與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待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來訪，那時送還也。盡我一點報効之心，不然之時，待他長成就本縣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夫一婦嫁他出去。恩人

墳墓也有個親人看覷。那個養娘依舊叫他伏侍小姐，替他兩個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應。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妻子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身在此，爲奴爲婢，理之當然。蒙恩人擡舉，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爲義女。」說罷，卽忙下跪，慌得那賈昌連忙也跪在地下，忙教妻子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這螻蟻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敢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暫時屈在寒家，權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人夫妻有幸，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爲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原來賈昌的妻子素性不甚賢慧，初時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心下甚是歡喜。聽說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了，却減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著丈夫言語，勉強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爲商，每得好綉好絹，先儘上好的，密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否。妻子心下漸漸不平，又過些時，把馬腳露出來了。但是賈昌在家朝饗夕餐，也還成個規矩。口中假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昌時，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樣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雜差雜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針指還他，倘手遲腳慢，便去捉雞罵狗，口裏好不乾淨哩。正是

人無半日好

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他擡舉。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人，只索忍耐爲上。」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正撞著養娘在外汲水，面上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只叫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着小桶，另叫人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傷感之念，不覺滴下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忪忪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見了妻子，問道：「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事麼？」妻子回言：「沒有。」初歸之際，事體多頭，也就閣過一邊。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動，回來不見妻子，在房自往厨下

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厨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手一隻空碗，碗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喫的。一些葷腥也沒有，那時不往厨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葉兒，過飯心中大怒，便與妻子鬧將起來。妻子道：「葷腥儘有，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喫。那丫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賈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日那養娘噙着兩眼淚，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難爲了，只爲匆忙不會細問得，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連石

小姐都怠慢見放著許多葷菜却叫他喫白飯是甚道理我在家尙然如此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們喫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著實黑瘦了妻子道別人家丫頭那要放屁說的是什麼話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嘴自明日爲始我叫當直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不要在家火中算帳省得奪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歡喜妻子自家覺得有些不是口裏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分付當直的每日肉菜分作兩分却叫厨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飯這幾時好不齊整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奉養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妻子却也做意修好相忘於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長成賈昌意思要密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意這也是賈公的心事背地裏自去勾當曉得妻子不賢又與他商量怎的若是湊巧賠些粧奩嫁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不偶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抹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畧有些名目的那個肯要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成賈公見姻事不就妻子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得擔閣生意只得又出外爲商未行數日之前預先叮嚀妻子有十來次只叫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安慰



古今奇觀 卷二  
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放又分付妻子說他骨氣也比你重幾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你認夫妻了又喚當直的和厨下丫頭都分付遍了方纔出門正是

臨岐費盡叮嚀語

只爲當初受德深

却說賈昌的妻子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興石小姐和養娘心下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絲他受了一肚子的膾噴昏悶之氣一等老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個茶遲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厨下了頭試法連打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托大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却不用心伏待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

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娘的規矩除却老娘外那個該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目擔不要你們獻勤却擔誤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就乘著熱鬧中喚過當直的分付將賈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不要買了當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遲了些水已涼了養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著湯你便胡亂用些罷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嘴不住便回了幾句言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會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自擔水自燒不費厨下姐姐們力氣便了那婆娘提醒了他當初會擔水過這句

今古奇聞 卷二  
話便罵道小賤人你當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邊做身做分  
哭與家長知道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娘要討個  
帳兒你既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今每日  
常用的水都要你擔不許躲懶是火都要你燒若是難爲了  
柴老娘却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回家時你再啼  
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趕了老娘出去月香在房中  
聽得賈婆發作自己的了頭慌忙移步上前萬福謝罪招發  
許多不是叫賈婆莫怪養娘道果是婢子不是了只求看小  
姐面上不要計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麼小姐小姐是  
小姐不到我家來了我是個百姓人家不曉得小姐是什麼  
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壓老娘老娘骨氣雖輕不受人壓量的

今日要說個明白就是小姐也說不得費了大錢討的少不  
得老娘是個主母賈婆也不是你叫的月香聽得話不投機  
舍著眼淚自進房去了那婆娘分付厨中不許叫石小姐只  
叫他月香名字又分付養娘只在厨下專管擔水燒火不許  
進月香房中月香若要飯喫時待他自到厨房來取其夜又  
叫了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己房中去月香坐個更深不  
見養娘進來只得自己閉門而睡又過幾日那婆娘喚月香  
出房却叫了頭把他的房門鎖了月香沒了房只得在外面  
盤旋夜間就同養娘一鋪睡睡起時就叫他拿東拿西役使  
他起來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月香無可奈何只得伏低  
伏小那婆娘見月香隨順了心中暗喜驀地開了他房門的

鎖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同寄來的好袖好緞會做不會做的，都遷入自己箱籠。破窩也收起了，不還他。月香暗叫苦，不敢則聲。忽一日賈公書信回來，又寄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囑付妻子好生看待，不久我便回來。那婆娘把東西收起，思想道：我把石家兩個丫頭作賤勾了，丈夫回來必然廝鬧。難道我懼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那老亡八把這兩個瘦馬養着，不知作何結束。他臨行之時說道：若不依他言語，就不與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麼不良之心。那月香好副嘴臉，年已長成，倘或有意留他，也不見得那時我爭風吃醋，便遲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兩個賣去他方，老亡八回來也只一怪，拚得廝鬧一場罷了。難道又去贖他回來不成？好計好計，正是

眼孔淺時無大量

心田偏處有好謀

當下那婆娘分付當直的，與我喚那張牙婆到來，我有話說。不一時當直的將張婆引到，賈婆叫月香和養娘都相見了，却發付他開去。對張婆說道：我家六年前討下這兩個丫頭，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嬌嬌的，做不得主活，都要賣他出去。你與我快尋個主兒，原來當先官賣之事，是李牙婆經手。此時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張婆出尖子。張婆道：那年紀小的，有個好主兒在此，只怕大娘不肯。賈婆道：有甚不肯？張婆說道：就是本縣大尹老爺，覆姓鍾離，名義壽春人氏，親生一位小姐，許配德安縣高大尹的長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

日就要來娶親了，本縣嫁裝都已備得十全，只是缺少一個隨嫁的養娘。昨日大尹老爺喚老媳婦當面分付過了。老媳婦正沒處尋宅上這位小娘子，正中其選，只是異鄉之人，怕大娘不捨得與他。賈婆想道：「我正要尋個遠方的主顧來得正好，況且知縣相公要了人去，丈夫回來料也不敢則聲，便道做官府家的陪嫁，勝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麼不捨得？只是不要虧了我的原價便好。」張婆道：「原價許多？」賈婆道：「十來歲時就是五十兩討的，如今飯錢又弄一主在身上，張婆道：「喫的飯是算不得帳，這五十兩銀子在老媳婦身上，賈婆道：「那一個老丫頭也替我覓個人家便好，他兩個是一夥兒來的，去了一個，那一個也養不家了，況且年紀一二十之外，

又是要者公的時候，留他甚麼？」張婆道：「那個要多少身價？」賈婆道：「原是三十兩銀子討的。」牙婆道：「祖貨兒直不得這許多，若是減得一半，老媳婦到有個外甥在身邊，三十歲了，老媳婦原許下與他娶一房妻小的，因手頭不寬，展捱下去，這到是雌雄一對兒。」賈婆道：「既是你外甥，便讓你五兩銀子，那張婆道：「這小娘子的媒禮許內，讓我十兩罷。」賈婆道：「也不爲大事，你且說合起來。」張婆道：「老媳婦如今先去回復知縣相公，若講得成時，一手交錢，一手就要交貨的。」賈婆道：「你今晚還來否？」張婆道：「今晚還要與外甥商量來不及了，明日早來回話，多分兩個都要成的。」說罷別去，不在話下。却說大尹鍾離義到任，有一年零三個月了，前任馬公是頭那石大尹的

缺馬公陞任去後鍾離義又是頂馬公的缺鍾離大尹與他  
交高大尹原是個同鄉高大尹生下二子長曰高登年十八  
歲次曰高升年十六歲這高登便是鍾離公的女婿原來鍾  
離公未曾有子止生此女小字瑞枝年方一十七歲選定本  
年十月望日出嫁此時九月下旬吉期將近鍾離公分付張  
婆急切要尋個陪嫁張婆得了賈家這頭門路就去回復大  
尹大尹道若是人物好時就是五十兩也不多明日庫上來  
領價晚上就要過門的張婆道領相公鈞旨當晚回家與外  
甥趙二商議有這相應的親事要與他完婚趙二先歡喜了  
一夜次早趙二便去整理衣衫準備做新郎張婆在家中先  
湊足了二十兩身價隨即到縣取知縣相公鈞帖到庫上兌  
了五十兩銀子來到賈家把這兩項銀子交付與賈婆分疏  
得明明白白賈婆都收下了少頃縣中差兩名皂隸兩個轎  
夫擡着一頂小轎到賈家門首停下西門外初時都不通月香  
曉得臨期竟打發他上轎月香正不知叫他那裏去和養娘  
兩個叫天叫地放聲大哭賈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張婆兩  
個你一推我一攙攙他出了大門張婆方纔說明小娘子不  
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將你賣與本縣知縣相公處做小姐的  
陪嫁此去好不富貴官府衙門不是耍處事到其間哭也無  
益月香只得收淚上轎而去轎夫擡進後堂月香見了鍾離  
義還只萬福張婆在傍道這就是老爺了須下個大禮月香  
只得磕頭立起身來不覺淚珠滿面張婆叫他拭乾了淚眼

引入私衙見了夫人和瑞枝小姐問其小名告以月香夫人道好個月香二字不必更改就發他伏侍小姐鍾離公厚賞張婆不在話下

可憐宦室嬌香女

權作閨中使令人

張婆出衙已是酉牌時分再到賈家只見那養娘正思想小姐在厨下痛哭賈婆對他說道我今把你嫁與張媽媽的外甥一夫一婦比月香到勝幾分莫要悲傷了張婆也勸慰他一番趙二在混堂內洗了一個淨浴打扮的帽兒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碗燈籠前來接親張婆就叫養娘拜別賈婆那養娘原是個大脚張婆扶着步行到家與外甥成親話林絮煩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鍾離相公衙內次日夫人分付新來婢子將中堂打掃月香領命携帚而去鍾離義梳洗已畢打點早衙理事步出中堂只見新來婢子呆呆的把著一把掃帚立於庭中鍾離公暗暗稱怪悄地上前看時原來庭中有一個士穴月香對了那穴汪汪流淚鍾離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喚月香上來問其緣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稱不敢鍾離公再三詰問月香方纔收淚而言這賤妾幼時父親曾於此地叫妾蹴毬爲戲誤落毬於此穴父親問妾道你可有計較使毬自出於穴不須拾取賤妾答云有計卽遣養娘取水灌之水滿毬浮自出穴外父親謂妾聰明不勝之喜今雖年久尙然記憶覩物傷情不覺哀泣願相公俯賜矜憐勿加罪責鍾離公大驚道汝父姓甚名誰你幼時如何得

到此地須細細說於我知。月香道：妾父姓石名璧，六年前在此作縣，只爲天火燒倉，朝廷將父革職，勒令賠償。父親病鬱而死，有司將妾和養娘官賣到本縣。賈公家賈公向被冤繫，蒙我父活命之恩，故將賤妾甚相看待，撫養至今。因賈公出外爲商，其妻不能相容，將妾轉賣於此。只此實情，並無欺隱。

今朝訴出衷腸事，鐵石人知也淚垂。

鍾離公聽罷，正是克死狐悲，物傷其類。我與石壁一般，是個縣尹，他只爲遭時不幸，遇了天災，親生女兒就淪於下賤。我若不聞不見到也罷了，天叫我到我橋裏，我若不扶持他，同官體面何存？石公在九泉之下，以我爲何如人？當下請夫人上堂，就把月香的來歷細細敘明。夫人道：似這等說，他也是

個縣令之女，豈可賤婢相看？目今女孩兒嫁期，又逼相公無以處之。鍾離公道：今後不要月香服役，可與女孩兒姊妹相稱。下官自有處置。卽時修書一封，差人送到親家高大尹處。高大尹折書觀看，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書上寫道：

婚男嫁女，雖父母之心，舍已成，人乃高明之事。近因小女出閣，預置媵婢，月香見其顏色端麗，舉止安詳，心竊異之。細訪來歷，乃知卽兩任前石縣令之女。石公廉吏，因倉火失官，喪軀，女亦官賣，轉展售於寒家。同官之女猶吾女也。此女年已及笄，不惟不可屈爲媵婢，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僕今急爲此女擇婿，將以小女薄奩嫁之。令郎姻期少待，改卜。特此拜懇，伏惟情諒。鍾離義頓首。

高大尹看了道原來如此此長者之事吾奈何使鍾離公獨擅其美卽時回書云

鸞鳳之配雖有佳期狐兔之悲豈無同志在親翁旣以同官之女爲女在不佞寧不以親翁之心爲心三復示言令人悲惻此女廉吏血胤無慙閔閔願親家卽賜爲兒婦以踐始期今愛別選高門庶幾兩便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僕今者願分親翁之誼高原頓首

使者將回書呈與鍾離公看了鍾離公道高親家願娶孤女雖然義舉但吾女他兒久已聘定豈可更改還是從容待我石家小姐然後另備粧奩以完吾女之事當下又寫書一封差人再高親家高公開書讀道

娶無依之如雖屬高情更已定之婚終乖正道小女與令郎久諧鳳卜准擬鸞鳴在令郎停妻而娶妻已違古禮使小女含垢而求婿難免人非請君三思必從前議義惶恐再拜

高公讀畢嘆道我一時思之不熟今聞鍾離公之言慚愧無地我如今有個兩盡之道使鍾離公得行其志而吾亦同享其名萬世而下以爲美談卽時復書云

以女易女僕之慕義雖殷停妻娶妻君之引禮甚正僕之次男高升年方十七尙未締姻今愛歸我長兒石女屬我次子佳兒佳婦兩對良姻一死一生千秋高誼粧奩不須求借時日且喜和同伏冀俯從不須改卜原惶恐再拜



鍾離公得書大喜道如此處分方爲雙美高公義氣真不愧古人吾當拜其下風矣當下卽與夫人說知將一副粧奩剖爲兩分衣服首飾稍稍增添二女一般並無厚薄到十月望前兩日高公安排兩乘花花細轎笙簫鼓吹迎接兩位新人鍾離公先發了嫁粧去後隨喚出瑞枝月香兩個女兒叫夫人分付他爲婦之道二女拜別而行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十分難捨號哭上轎一路趲行自不必說到了縣中恰好奏著吉日良時兩對小夫妻如花如錦拜堂合巹高公夫婦歡喜無限正是

百年好事從今定

一對姻緣天上來

鍾離公嫁女二日之後夜間忽得一夢夢見一位官人

幞頭象簡立於面前說道吾乃月香之父石璧是也生前爲此縣大尹因倉糧失火賠償無措鬱鬱而亡上帝察其清廉憫其無罪勅封吾爲本縣縣隍之神月香吾之愛女蒙君高誼拔之泥中成其美眷此乃陰德之事吾已奏聞上帝君命中本無子嗣上帝以公行善賜公一子昌其大門君當致身高位安享遐齡隣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娶孤女上帝嘉悅亦賜二子高官厚祿以酬其德君當傳與世人廣行方便切不可凌弱暴寡利己損人天道昭昭纖毫洞察說罷再拜鍾離公答拜起身忽然踏了衣服前幅跌了一交猛然驚醒乃是一夢卽時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亦嗟呀不巳待等天明鍾離公打轎到城隍廟中焚香作禮捐出俸資百兩命道士重新

廟宇將此事勒碑廣諭衆人。又將此夢備細寫書報與高公知道。高公把書與兩個兒子看了，各各驚呀。鍾離夫人年過四十，忽然得孕生子，取名天賜。後來鍾離義歸宋，仕至龍圖閣大學士，壽享九旬。子天賜爲大宋狀元，高登高升，俱仕宋朝。官至卿宰。此是後話。且說賈昌在客中，不久回來不見了。月香小姐和那養娘詢知其故，與婆娘大鬧幾場。後來知得鍾離相公將月香爲女，一同小姐嫁與高門。賈昌無處用情，把銀二十兩要贖養娘送還。石小姐那趙二恩愛夫妻不忍分折，情願做一對投靠。張婆也禁他不住。賈昌領了趙二夫婦，直到德安縣稟知大尹高公。高公問了備細，進衙又問媳婦。月香所言相同，遂將趙二夫婦收留，以金帛厚酬賈昌。賈

昌不受而歸。從此賈昌惱恨妻子無義，立誓不與他相處。另招一婢生下兩男，此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歎云：

人家嫁娶擇高門

誰肯周全孤女婚

請看兩公陰德報

皇天不負好心人

